

三水小牋

唐·皇甫枚

卷上

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

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。少有凌云之志，入兹山，结庐于凤凰岭前，讽颂道书，炼志幽寂。蕙兰以为服，松柏以为粮。隐迹数十年，遂臻元牝，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。玄真既申弟子礼，服勤执敬，亦十五年，至咸通辛卯岁，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，乃使玄真来京师，寓于玉芝观之上。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，日与相从，因询赵君事业。玄真曰：‘自吾师得道，人不见其情容。尝云：‘分杯结雾之术，化

竹钓鲙之方，吾久得之，固耻为耳。’去岁中秋朔，朔霖霪至于望夕，玄真谓同门生曰：‘甚惜！良宵而值苦雨。’语顷，赵君忽命侍童曰：‘可备酒果。’遂遍召诸生，谓曰：‘能升天柱峰玩月不？’诸生虽强应而窃以为浓阴驶雨如斯，若果行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。少顷，赵君曳杖而出，诸生景从。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，皓月如昼。扪萝援筱及峰之巅。赵君处玄豹之茵，诸生藉芳草列侍。俄举巴酒，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，诸生有清啸者、步虚者、鼓琴者，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。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，众方服其奇致。”玄真棋格无敌，黄白术复得其玄妙。壬辰岁春三月，归于九华，后亦不更至京洛。

韩文公从大圣讨仇

韩文公之寝疾也，名医良药日进有加，而无瘳。忽宵中惊怖，既寤而汗沾衾裯，命诗人扶坐。小君问

之，良久曰：“向来梦神人，长丈余，金铠持戟，直入寝门。我不觉降阶拜之。自称大圣，瞋目谓我曰：‘睢邃骨税国世与韩为仇，吾欲讨之而不能，如何？’我跪答曰：‘愿从大圣讨焉。’”不旬日而文公薨，果从其请矣。

元稹烹鲤得镜

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，尝秋夕登黄鹤楼，遥望河（疑汉）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，乃令亲信某往视之。某遂棹小舟直诣光所，乃钓船中也。询彼渔者，云：“适获一鲤，光则无之。”亲信乃携鲤而来。既登楼，公命庖人剖之，腹中得镜一，如古大钱。以面相合，背则隐起双龙，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，既莹则常有光耀。公宝之，置卧内巾箱中。及相公薨，镜亦亡去。

永福湖水变血

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，引郑水以注之。平时绕岸皆台榭花木，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。西南壩多修竹乔林，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别业也。当咸通中，庞勋之作变，崔公为所执也，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复。未几而其家凶问至。余光启初寓居郑地，故得之。昔读本朝书，见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，江行舟中，宴群帅，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，水忽化为血，合坐失色。王徐曰：“碗中之血，公祐授首之征。”果破之。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。

冠盖山获古铜斗

余温泉别业有田客，咸通中，因耕于庄前冠盖山之阴，获古铜斗，长二尺余，其魁方而下杀，柄曲且圆。既治之，四周皆隐起麟凤龟龙之状，标有异字十。访

三水小牋

于明篆籀者，亦不能详。余思之古史云：秦皇所幸，令望气者望有佳气处，辄瘞奇物以压当之。此其是乎？而庄后横冈，发自紫逻，联鸣皋而东，洎庄之左，已延袤数十里矣。庄西二里许，旧掘沟三道，以断厥势，亦类此也，故书。

风卷曝纸入云

唐文德戊申岁，钜鹿郡南和县街北，有纸坊，长垣悉曝纸，忽有旋风自西来，卷壁纸略尽，直上穿云，望之如飞雪焉。此兵家大忌也，夏五月，郡守死。

蛇鼠斗

乾宁末，初（有一衍字下亦疑有讹脱）峡师蛇鼠斗于南门之外，观者如堵。蛇死而鼠亡去。未旬而峡师

三水小牋

(疑帅)遇祸。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，群鼠奔而蒲山亡。妖由人兴，可为戒惧。

白角栳之异

唐张应自荣梗命至河内郡，涉九鼎渡，所乘小驹惊逸；及北岸，视后足有物萦绕，状如大螭，绛色。乃抽佩刀断于地，辄复相续，坚缩如白角栳。红影若缕横络之。遂寘诸囊中，事毕而还复渡河。至河阴天景歊蒸，憩于园井，就之灌濯。因与园叟话之，取角栳置盆水上，忽黑气渤兴，浓云四合，狂电雷霆，雨雹交下，食顷方霁，盆洞而栳已亡。

埋蚕受祸

唐咸通庚寅岁，洛师大饥，谷价腾贵，民有殍于

沟滕者。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，叶一斤直一鍰。新安
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，有桑数十株，特茂盛荫翳。
公直与其妻谋曰：“歉俭若此，家无见粮，徒极力于
此蚕，尚未知其得失。以我计者，莫若弃蚕，乘贵货
叶，可获钱千万。蓄一月之粮，则接麦矣。岂不胜为
馁死乎？”妻曰：“善。”乃携锤坎地养蚕数箔瘞焉。明
日凌晨，荷桑叶诣都市鬻之，得三千文。市彘肩及饼
饵以归。至徽安门，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，遂止
诘之。公直曰：“适卖叶得钱，市彘肩及饼饵贮囊，无
他物也。”请吏搜索之。既发囊，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
焉。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，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邪
王公凝，令纲纪鞠之。具款云：“某瘞蚕卖桑叶，市肉以
归，实不杀人，特请检验。”尹判差所由监令就村验
埋蚕处，所由领公直至村，先集邻保，责手状，皆称
实。知王公直埋蚕，别无恶迹。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
坑，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阙其左臂，取得臂附之，宛然
符合，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。尹曰：“王公直虽无杀人
之辜，且有坑蚕之咎，法或可恕，情在难容。蚕者，天

地灵虫，绵帛之本，故加剿绝，于杀人不殊，当置严刑以绝凶丑。”遂命于市杖杀之。使验死者，则复为腐蚕矣。

韦玘马祸

京兆韦玘，小逍遥公之裔世，居孟州汜水县庄。性不喜书，好驰骋田弋。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，则市之。咸通末，因来汜水，饮于市，酣歌之际，忽有鬻白马者曰：“此极骏。”玘乘之于衢，曰：“善，可著鞭矣。”遂市之。日宴乘归，御之铁鞭，一仆以他马从。既登东原，绝驰十余里，仆不能及，复遗铁鞭，马逸不能止，迅越藜莽沟畎而玘酒困力疲，度必难禁矣。马方骤逼大桑下，玘遂跃上高枝中。以为无害矣，马突过数十步，复来桑下，瞋目仰视玘而长鸣躩地。少顷，啮其桑本，木梯落如掌。卧即或啮草于十步五步内，旋复来啮不已，桑本将半焉。玘惧其桑之颠也，遥

望其左数步外有智井，伺马之休于茂草，乃跳下疾走投井中，才至底，马亦随入，玘与马俱殒焉。

王元冲登华山莲华峰

咸通癸巳岁，余从鼎臣兄自汝入秦，冬十二月宿于华野狐泉店。鼎臣兄与余同登南坡兰若，访主僧曰义海，因话三峰事。海曰：“去秋有士人王元冲者，来自天姥，云游涉名山亦尽东南之美矣，惟有华山莲华峰。今则方伺一登耳。计其五千仞为一旬之程，既上当篝烟为信。翌日，发笈，取一药壶并火金以去。及期，海至桃林以俟。数息间，有白烟欬起莲华峰，海秘之不言。后二旬而元冲至，言曰：‘前者既入华阳山，寻微迳至莲华峰下，初登虽峻险，犹可重足一迹；既及峰三分之一，则劣容半足，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。时遇石室，上下悬绝则有萝葛及石发垂下接之以升，果一旬而及峰顶。顶广约百亩，中有池，亦数亩，菡萏方盛，

三水小牋

浓碧鲜妍。四旁则巨桧乔松。池侧有破铁舟，触之则碎。既周览矣，乃篝火焉。而循池玩花，探取落叶数片及铁舟寸许怀之。一宿乃下，下之危栗复倍于登涉时。’海不觉其执玄冲手曰：‘君固三清之奇士也。’于是元冲尽以莲叶铁舟铁赠海。明日复负笈而去，莫知所终。”则尚子寻五岳，亦斯人之徒与。

鲁山尧庙

汝之鲁山县，二十里曰鲁山，民讹曰路山，则古曰尧山也。配有唐尧庙，故《文选·南都赋》云：“甘厥龙而为醢，视鲁山而来迁。奉先帝而追孝，立唐祀于尧山。”是也。

卫庆耕田得大珠

卫庆者，汝坟编户也。其居在温泉，家世游惰，至庆乃服田。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，倦憩荒陌，忽见白光焰，焰起于垆亩中，若星流，庆掩而得之，遂藏诸怀。晓归视之乃大珠也。其径寸五分，莹无纤翳，乃衣以缣囊，緘之漆匣。曾示博物者，曰：“此合浦之宝也，得蓄之，纵未贵而当富矣。”庆愈宝之。尝置于卧内，自是家产日滋，饭牛四百蹄，垦田二千亩，其丝枲他物称是，十年间郁为富家翁。至乾符末，庆忽疾，虽医巫迭进，莫有征者。逾月病且亟，忽闻枕前鎗然有声，庆心动，使开匣，珠有璽若缕，色如墨矣。数日而卒，珠亦亡去，自是家日削，子复不肖，货鬻以供蒲酒之费，未释丧已室如县罄矣。

董汉勋燕阵没同僚

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，力兼数人，趯捷能斗。累戍于西北边，羌人惮之。乾符丙申岁，为汝之龙兴

镇将，忽一日谓其妻曰：“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，可丰备酒食。”其家以为常客也，翌日盛饰厅事。至辰巳间，汉勋束带出镇门，向空连拜，或呼行第，或呼字，言笑揖让而登厅。其家大愕，具酒食若陈祭焉。既罢，其妻诘之，汉勋曰：“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，久别一来耳，何异之有？”后汉勋终亦无恙。至明年秋八月晦，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，时承明之代，郡国悉无武备，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，令勇将爨洪主之，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，尽为贼所禽，唯一骑走至郡，郡人大惊，遂闭门登陴，部分固守。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。九月朔旦，贼至，合围，一鼓而陷南门，执太守王镣。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，中矢者皆应弦饮羽，所杀数十人，矢尽，贼已入，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，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，又杀数十人，日夕饥疲，为兵所殪。贼帅亦嗟异焉。

赵将军凶宅

许都城西之北隅，有赵将军宅。主父既没，子孙流移，其处遂凶，莫敢居者，亲近乃榜于里门曰：“有居得者，便相奉。”乾符初，许有游氏子者，性刚悍，趯捷过人，见榜曰：“仆猛士也，纵其妖异，必有以制之。”时盛夏，既夕，携剑而入。室宇深邃，前庭广袤，游氏子设篔中庭，絺绤而坐。一鼓尽，阒寂无惊，游氏子倦，乃枕篔面堂而卧。再鼓将半，忽闻轧然开后门声，蜡炬齐列，有役夫数十余，堂中洒扫，辟前轩，张朱帘绣幕，陈筵席宝器，异香馥于檐楹。游氏子谓此必小魅耳，未欲迫之，将观其中。少顷，执乐器、纁朱紫者数十辈，自东庙升阶；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。紫衣者居前，朱绿衣、白衣者次之，亦二十许人。言笑自若，揖让而坐。于是丝竹合奏，飞觞举白，歌舞间作。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魅将，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，冷且重，不能兴；欲大叫，口哆而不能声，但观堂上欢洽，直至严鼓席方散。灯火既灭，寂尔如初

。游氏子骇汗心悸，匍伏而出，至里门良久方能语。其事后卒无敢居者。

鲁县纥豆将军庙

汝州鲁县，元魏时西广州也。刺史纥豆陵层雄勇有智略，及卒，将吏奉遗旨窆于子城南之左却敌上。今县治其中，于却敌前立庙题云：“纥豆将军。”岁时奉祀焉。

王知古为狐招婿

咸通庚寅岁，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覲之礼，优诏允焉。先是张氏世莅燕土，民亦世服其恩。礼燕台之嘉宾，抚易水之壮士，地沃兵庶，朝廷每姑息之。洎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绮紈之中

，据方岳之上，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，而酣酒于室，淫欲于原；巨赏狎于皮冠，厚宠集于绿帟。暮年而三军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，左右有为其计者，乃尽室西上至京，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，而直方飞苍走黄，莫亲徼道之职。往往设罟置于通衢，则犬彘无遗，臧获有不如意立杀之。或曰：“辇毂之下，不可专戮。”其母曰：“尚有尊于我子者耶？”则僭轶可知也。于是谏官列状上，请收付廷尉。天子不忍置于法，乃降为燕王府司马，俾分务洛师焉。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，而慢游愈极。洛阳四旁翫者、攫者见皆识之，必群噪长嗥而去。有王知古者，东诸侯之贡士也。虽薄涉儒术而素不中春官选，乃退处于三川之上，以击鞠飞觞为事，遨游于南邻北里间。至是，有介绍于直方者，直方延之，睹其利喙贍辞，不觉前席，自是日相狎。壬辰岁冬十一月，知古尝晨兴，僦舍无烟，愁云塞望，悄然弗怡。乃徒步造直方第，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畝也，谓知古曰：“能相从乎？”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，直方顾小僮曰：“取短皂袍来，请知古衣之。”知古乃上。加麻衣焉，遂联辔

而去。出长夏门，则微霰初零，由阙塞而密雪如注。乃渡伊水而东，南践万安山之阴麓，而鞬弋之获甚夥。倾羽觞，烧兔肩，殊不觉有严冬意。乃雾开雪霁，日将夕焉。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，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，又与猎徒相失，须臾雀噪烟暝，莫知所如，隐隐闻洛城暮钟，但彷徨于古陌樵径之上，俄而山川黯然。若一鼓将半，试长望，有炬火甚明，乃依积雪光而赴之，复若十余里。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，皓壁横互，真北阙之甲第也。知古及门下马，将徙倚以达旦。无何，小驷顿辔，阍者觉之，隔壁而问阿谁。知古应曰：“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。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，仆饯之伊水滨，不胜离觞；既操袂，马逸复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，迟明将去，幸无见让。”阍曰：“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，主父近承天书赴阙，郎君复随计吏西征，此惟闺闼中人耳，岂可淹久乎？某不敢去留，请问于内。”知古虽怵惕不宁，自度中宵矣，去将安适？乃拱立以伺。少顷，有乘蜜炬自内至者，振管辟扉，引保母出。知古前拜，仍述厥由。母曰：“

夫人传语：主与小子皆不在家，于礼无延客之道，然僻居与山藪接畛，豺狼所嗥，若复固相拒，是见溺而不援也。请舍外厅，翌日可去。”知古辞谢，从保母而入。过重门侧厅所，栾栌宏敞，帷幕鲜华。张银灯，设绮席，命知古坐焉。酒三行，复陈方丈之馔，豹胎鲂腴，穷水陆之美，保母亦时来相勉。食毕，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。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“秀才轩裳令胄，金玉奇标，既富春秋，又洁操履斯，实淑媛之贤夫也。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，尝托媒约为求佳对久矣，今夕何夕，获遘良人。潘杨之睦可遵，凤凰之兆斯在，未知雅抱何如耳？”知古敛容曰：“仆文愧金声，才非玉润，岂家室为望。惟泥涂是忧，不谓宠及迷津；庆逢子夜，聆好音于鲁馆。逼佳气于秦台。二客游神，方兹莫及（《太平广记》作“莫计”）；三星委照，唯恐不扬。倘获托彼强宗，眷以佳耦，则生平所志，毕在斯乎！”保母喜，谑浪而入白。复出，致小君之命曰：儿自移天崔门，实秉懿范，奉频繁之敬，知琴瑟之和。惟以稚女是怀，思配君子。既辱高义，乃叶夙
